

避暑錄話
一



避暑錄話一

葉夢得著

中華書局

避暑錄話

二

葉夢得著

華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避暑錄話 二冊

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稗海及津
逮秘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
稗海本曼滅津逮本毛晉跋云
得宋本四庫提要亦云據毛刻
入錄故據津逮本排印並附學
津本所載提要於後

四庫全書提要

避暑錄話二卷。宋葉夢得撰。案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作十五卷。與此本卷數多寡懸殊。疑今所行者非完帙。然文獻通考已作二卷。毛晉津逮祕書跋云。得宋刻。迥異坊本。亦作二卷。則宋代亦卽此本。考諸書所引避暑錄話。亦具見此本之中。無一條之佚脫。知讀書志爲傳寫之謬矣。夢得在南渡之初。歸然耆宿。其藏書至三萬餘卷。亦甲於諸家。故通悉古今。所論著多有根柢。惟本爲蔡京之門客。不免以門戶之故。多陰抑元祐而曲解紹聖。如論詩賦一條。爲王安石罷詩賦解也。葉源一條。爲蔡京禁讀史解也。王姬一條。爲蔡京改公主曰帝姬解也。至深斥蘇洵辨姦論。則尤其顯然者矣。然終愧於公論。隱約其文。尙不似陳善捫蝨新話顛倒是非黨邪醜正一概肆其狂誕。其所敘錄。亦多足資考證而裨見聞。故善書竟從屏斥。而是編則仍錄存焉。

避暑錄話卷上

宋 葉夢得少蘊 著

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賀知章、汝陽王璣、崔宗之、蘇晉、李白、張長史旭、焦遂、李適之也。適之坐李林甫譖，求爲散職，乃以太子少保罷政事。命下，與親戚故人歡飲賦詩曰：避賢初罷相，樂聖且銜杯。爲問門前客，今朝幾箇來。可以見其超然無所芥蒂之意。則子美詩所謂銜杯樂聖稱避賢者是也。適之以天寶五載罷相，卽貶死袁州。而子美十載方以獻賦得官，疑非相與周旋者。蓋但記能飲者耳。惟焦遂名跡不見他書，適之之去，自爲得計，而終不免于死，不能遂其詩意。林甫之怨，豈至是哉。冰炭不可同器，不論怨有淺深也。乃知棄宰相之重而求一杯之樂，有不能自謀者。欲碌碌求爲焦遂，其可得乎。今峴山有適之窪樽，顏魯公諸人嘗爲聯句，而傳不載。其嘗至湖州，疑爲刺史，而史失之也。

李文定公坐與丁晉公不相能，中常鬱鬱不樂。舊中書省壁間有其手題詩一聯云：灰心緣忍事，霜鬢爲論兵。凡數十處。此裴晉公詩也。初不見全篇。在許昌偶得其集云：有意効承平，無功答聖明。灰心緣忍事，霜鬢爲論兵。道直身還在，恩深命轉輕。鹽梅非擬議，葵藿是平生。白日長懸照，蒼蠅謾發聲。嵩陽舊田里，終使謝歸耕。裴公之言，猶及此。豈坐李逢吉、元稹故耶。集中又有在太原題廳壁一絕句云：危事經非一，浮榮得是空。白頭官舍裏，今日又春風。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。綠野之游，豈易得哉。

裴公固不特以文字名世。然詩辭皆整齊閑雅。忠義端亮之氣。凜然時見。覽之每可喜也。

裴晉公詩云。飽食緩行初睡覺。一甌新茗侍兒煎。脫巾斜倚繩牀坐。風送水聲來耳邊。公爲此詩。必自以爲得志。然吾山居七年。享此多矣。今歲新茶適佳。夏初作小池。導安樂泉注之。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。植其間。葉已覆水。雖無淙淙之聲。然亦澄澈可喜。此晉公之所誦詠。而吾得之。可不爲幸乎。

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。壯麗爲淮南第一。堂據蜀岡。下臨江南。數百里。真潤金陵三州。隱隱若可見。公每暑時。輒凌晨攜客往遊。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。以畫盆分插百許盆。與客相間。遇酒行卽遣妓取一花傳客。以次摘其葉。盡處則飲酒。往往侵夜載月而歸。余紹聖初始登第。嘗以六七月之間。館于此堂者幾月。是歲大暑。環堂左右老木。參天。後有竹千餘竿。大如椽。不復見日色。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。寺有一僧。年八十餘。及見公。猶能道公時事甚詳。邇來幾四十年。念之猶在目。今余小池植蓮。雖不多。來歲花開。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。

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。喪亂以來。所亡幾半。山居狹隘。餘地置書囊無幾。雨漏鼠齧。日復蠹敗。今歲出曝之。閱兩旬纔畢。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。覽之如隔世事。因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。命門生等從旁讀之。不覺至日昃。舊得釀法極簡易。盛夏三日輒成。色如湏醴。不減玉友。僕夫爲作之。每晚涼卽相與飲三杯而散。亦復盎然。讀書避暑。固是一佳事。況有此釀。忽看歐文忠詩。有一生勤苦書千卷。萬事消磨酒十分之句。慨然有當其心。公名德著天下。何感于此乎。鄒湛有言。如湛輩乃當如公首耳。此公始退休

之時寄北門韓魏公詩也。

蘇子瞻在黃州作蜜酒不甚佳。飲者輒暴下。蜜水腐敗者爾。嘗一試之。後不復作。在惠州作桂酒。嘗問其二子邁過。云亦一試之而止。大抵氣味似屠蘇酒。二子語及。亦自撫掌大笑。二方未必不佳。但公性不耐事。不能盡如其節度。姑爲好事借以爲詩。故世喜其名。要之酒非麴蘖。何可以他物爲之。若不類酒。執若以蜜漬木瓜。檳榔等爲之。自可口。不必似酒也。劉禹錫傳信方有桂漿法。善造者。暑月極快美。凡酒用藥。未有不奪其味。況桂之烈。楚人所謂桂酒椒漿者。安知其爲美酒。但士俗所尚。今欲因其名以求美。亦過矣。

王荆公不耐靜坐。非臥卽行。晚卜居鍾山謝公墩。自山距州城適相半。謂之半山。畜一驢。每食罷。必日一至鍾山。縱步山間。倦則卽定林而睡。往往至日昃乃歸。率以爲常。有不及終往。亦必跨驢中道而還。未嘗已也。余見蔡天啓辭肇明。備能言之。子瞻在黃州及嶺表。每日起。不招客相與語。則必出而訪客。所與游者亦不盡擇。各隨其人高下。談諧放蕩。不復爲矜畦。有不能談者。則強之說鬼。或辭無有。則曰。姑妄言之。于是聞者無不絕倒。皆盡歡而後去。設一日無客。則默然若有疾。其家子弟嘗爲予言之如此也。吾獨異此。固無二公經營四海之志。但畏客欲杜門。每坐輒終日。至足痺乃起。兩巖相去無三百步。閱數日。纔能一往。一榻所據。如荆公之睡。則有之矣。陶淵明云。園日涉而成趣。豈仁人志士所存各異。非余頽惰者所及乎。萬法皆從心生。心苟不動。外境何自而入。雖寒暑可敵也。嬰兒未嘗求附火搖扇。

此豈無寒暑乎。蓋不知爾。近見世有畏暑者。席地袒裼。終日遷徙。百計求避。卒不得所欲。而道途之役。正晝烈日。衣以厚衲。挽車負擔。馳騁不停。竟亦無他。但心所安爾。近有道人常悟。住惠林。得風痺疾。歸寓許昌天寧寺。足不能行。雖三伏。必具三衣而坐。自旦至暮。未嘗歇偃。每食時。弟子扶掖。稍伸縮。卽復跣跌如故。室中不置扇。拱手若對大賓客。而神觀澄穆。膚理融暢。疾雖不差。亦不復作。如是七年。一日告其徒。語絕卽化。余嘗盛暑屢過之。問重衣而不扇。亦覺熱乎。但笑而不答。夫心無避就。雖嬰兒役夫。猶不能累。況如若人者乎。

盧鴻草堂圖。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。余往有慶歷中摹本。亦名手精妙。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。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。並用所歷方鎮印記。咸通初。余爲荊州從事。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。閱此軸。今所歷歲祀。倏踰二紀。洊罹多難。編軸尙存。物在時遷。所宜興嘆。丁未年。駕在岐山。涿郡子蕃記。又書己酉歲重九日。專謁大儀。遂載覽閱。累經多難。頓釋愁襟。子蕃再題。鄒平公段文公也。柯古其子成式字也。子蕃不知何人。涿郡蓋亦盧氏望。蘭陵公。或云蕭鄴。其罷相出。爲荊州節度使。正咸通初。成式終太常少卿。則所謂大儀也。丁未。僖宗光啓二年。己酉。昭宗龍紀元年。此畫宣和庚子。余在楚州。爲賀方回取去。不歸。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。思卜築于此山之下。視圖中草堂。榭館。桃煙。磴。臺。亭等。渺然若不可及。今余東西兩巖。略有亭堂十餘所。比年松竹稍環合。每杖策登山。奇石森聳。左右詰曲。行雲霞中。不知視鴻居爲如何。但恨水泉不壯。無雲錦池。金碧潭耳。謝康樂云。良辰美景。賞心樂事。四者難并。天

下詠之以爲口實。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。故無時不可樂。亦以是爲貴乎。余遊行四方。當其少時。蓋未知光景爲可惜。亦不以是四者爲難得也。在許昌見故老言。韓持國爲守。每入春。常日設十客之具于西湖。且以郡事委僚吏。卽造湖上。使吏之湖門。有士大夫過。卽邀之入。滿九客而止。輒與樂飲終日。不問其何人也。曾存之常以問公曰。無乃有不得已者乎。公曰。汝少年安知此。吾老矣。未知復有幾春。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。吾之爲樂無幾。而春亦不吾待也。余時年四十三。猶未盡以爲然。自今思之。乃知其言爲有味也。

近世學者多言中庸。中庸之不可廢久矣。何待今日。非特子思言之。堯之告舜曰。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。所謂人心者。喜怒哀樂之已發者也。道心者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。人能治其心。常于未發之前。不爲其發之所亂。則不流于人心。而道心常存。非所謂中乎。通此說者。不惟了然于性命之正。亦自可以養生盡年。素問以喜怒哀悲憂恐配肝心肺腎。而更言其所傷。每使節其過而養其正。以全生保形。夫性已得矣。生與形固優爲之。特論養生者。分于五臟。而吾儒一于心。五臟非心。執爲之制。是亦一道也。往歲有方士劉淳珏。年百歲。乃以給使事。夏英公嘗見其爲蔡魯公言。懲忿窒慾。爲損之義。甚有理。蓋深于素問者。嘉祐末。有黥卒亦百餘歲。不知其姓名。時人以郝老呼之。善醫。自言授法于至人。往來許洛間。程文簡公尤厚禮之。爲文簡診脈。預告其死期于期歲之前。不差旬日。常語人。年六十始知醫。七十而見素問。每撫髀太息曰。使吾早得此書。與醫俱。吾不死矣。惜其見之晚而已。

傷者不可復也。孔子曰：仁者壽。此固盡性之言，何疑于壽乎。

林下衲子說禪，類以吾儒爲未盡。彼固未知吾言之深，然吾儒拒之亦太過。易曰：精氣爲物，游魂爲變。是故知鬼神之情狀，原始要終，故知死生之說，此何等語乎。若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，則因果報應之說，亦未嘗廢也。晉宋間佛學始入中國，而未知禪。一時名流，乃有爲神不滅之論，又有非之者，何其陋乎。自唐言禪者寢廣，而其術亦少異。大抵儒以言傳，而佛以意解，非不可以言傳，謂以言得者，未必真解，其守之必不堅，信之必不篤，且墮于言以爲對，而不能變通旁達爾。此不幾吾儒所謂默而識之，不言而信者乎。兩者未嘗不通，自言而達其意者，吾儒世間法也，以意而該其言者，佛氏出世間法也。若朝聞道夕可以死，則意與言兩莫爲之礙，亦何彼是之辨哉。吾嘗爲其徒高勝者言之，彼亦心以爲然，而有不得同者，其教然也。

歐陽文忠公平生詆佛老，少作本論三篇，于二氏蓋未嘗有別。晚能政事，守亳將老矣，更罹憂患，遂有超然物外之志。在郡不復事事，每以閑適飲酒爲樂。時陸子履知潁州，公客也。穎且其所卜居，嘗以詩寄之，頗道其意。末云：寄語瀛洲未歸客，醉翁今已作仙翁。此雖戲言，然神仙非老氏說乎。世多言公爲西京留守推官時，嘗與尹師魯諸人遊嵩山，見蘇書成文，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。他人莫見，然苟無神仙則已，果有非公等爲之而誰。其言未足病也。公旣登政路，法當得墳寺，極難之久，不敢請，已乃乞爲道宮。凡執政以道宮守墳墓，惟公一人。韓魏公初見奏牘，戲公曰：道家以超昇不死爲貴，公乃使在邱壙。

之御老涓無乃卻辭行乎。公不覺失聲大笑。

歐陽氏子孫。奉釋氏尤嚴于它士大夫家。余在汝陰。嘗訪公之子。棐于其家。入門聞歌。頌鐘磬聲自堂而發。棐移時出。手猶持數珠。諷佛名。具謝。今日適齋日。與家人共爲佛事。方畢。問之。云。公無恙時。薛夫人已自爾。公不禁也。及公薨。遂率其家無良賤。悉行之。汝陰有老書生。猶及從公游。爲予言公晚聞富韓公。得道于淨慈本老。執禮甚恭。以爲富公非苟下人者。因心動。時與法師住薦福寺。所謂顯華嚴者。本之高弟。公稍從問其說。願使觀華嚴。讀未終而薨。則知韓退之與大棘事。真不謬。公雖爲世教立言。要之。其不可奪處。不唯少貶于老氏。雖佛亦不得不心與也。

白樂天集自載李浙東言。海上有仙館。待其來之說。作詩云。吾學空門非學仙。恐君此說是虛傳。海山不是吾歸處。歸則須歸兜率天。頃讀盧肇逸史。記此事差詳。李浙東。李君稷也。會昌初爲浙東觀察使。言有海賈。遭風飄海中一大山。視其殿。榜曰蓬萊。旁有一院。扁鑲甚嚴。花木盈庭。中設几案。或人告之曰。此白樂天院。在中國未來耳。唐小說事多誕。此旣自見于樂天詩。當不謬。近世多傳王平甫館宿夢。至靈芝宮。亦自爲詩紀之曰。萬頃波濤木葉飛。笙歌宮殿號靈芝。揮毫不似人間世。長樂鐘聲夢覺時。與白樂天院絕相類。乃知天地間英靈之氣。亦無幾。爲人爲仙。不在此。則在彼。更去迭來。無足怪者。蘇子瞻亦喜言神仙。元祐初。有東人喬全。自言與晉賀水部游。且言賀嘗見公密州道上。意若欲相聞。子瞻大喜。全時客京師。貧甚。子瞻索囊中得二十縑。卽以贈之。作五詩使全寄賀。子由亦同作。全去訖不

復見或傳妄人也。晚因王鞏又得姚丹元者。尤奇之。直以爲李太白所作。贈詩數十篇。姚本京師富人。王氏子。不肖。爲父所逐。事建隆觀一道士。天資慧。因取道藏徧讀。或能成誦。又多得其方術丹藥。大抵好大言。作詩間有放蕩奇譎語。故能成其說。浮沉淮南。屢易姓名。子瞻初不能辨也。後復其姓名。王釋崇寧間。余在京師。則已用技術進爲醫官矣。出入蔡魯公門下。醫多奇中。余猶及見其與魯公言從子瞻事。且云海上神仙宮闕。吾皆能以說致之。可使空中立見。蔡公亦微信之。坐事編置楚州。梁師成從求子瞻書帖。且薦其有術。宣和末。復爲道士。名元城。力詆林靈素。爲所毒。嘔血死。

張平子作歸田賦。興意雖蕭散。然序所懷。乃在仰飛纖織。俯瞰清流。落雲間之逸禽。懸清淵之魴鱈。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。人生天地之間。要與萬物各得其欲。不但適一己也。必殘暴禽魚以自快。此與馳騁弋獵何異。如陶淵明言。攜幼入室。有酒盈樽。悅親戚之情話。樂琴書以消憂。此真得事外之趣。讀之能使人盎然。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。亦皆舒暢和豫。平子本見漢室多事。欲去以遠禍。未必志在田園。姑有激而言耳。宜其發于胸中者。與淵明不類也。

揚子雲言。谷口鄭子真。耕乎巖石之下。名震于京師。世以爲賢。吾謂子真非真隱遁者也。使真。方且懸名未暇。尙何京師之聞乎。若司馬季主。李仲元。乃當近之。然猶是世間知有是人也。彼世所不得知。如哭嬰勝老人。言龔生竟天。天年非吾徒者。或其人乎。乃知此一流世固未嘗乏。亦不必在山林巖穴也。自晨門荷蓀。長沮桀溺之徒。孔子固志之矣。雖其道不可以訓天下。非孔子所得與。然每相與聞而載其

言亦微以示後世也。但士之涉世者，欲爲此不可得，能爲黃叔度，其猶庶幾乎。蓋雖未嘗絕世，而世終不能爲之累。所謂汪汪若萬頃波者，非郭林宗無以知之。似優于子真，管幼安亦其次也。此二三人者，幸生孔孟時，必皆有以處之。自唐而後，不復有此類，往往皆流入爲浮屠氏，故其間傑然有不可拔者，惜其非吾黨，難與並論。吾謂雲門臨濟趙州數十人，雖以爲晨門荷蓀之徒可也。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，而不累于虞卿，與元稹、牛僧儒相厚善，而不黨于元稹、僧儒，爲裴晉公所愛重，而不因晉公以進。李文饒素不樂，而不爲文饒所深害者，處世如是人，亦足矣。推其所由得，惟不及汲于進，而志在于退，是以能安于去就。愛憎之際，每裕然有餘也。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，時年纔五十八，自是蓋不復出。中間一爲河南尹，期年輒去，再除同州刺史，不拜，雍容無事，順適其意而滿足其欲者，十有六年。方太和開成會昌之間，天下變故所更不一，元稹以廢黜死，李文饒以讒嫉死，雖裴晉公猶懷疑畏，而牛僧孺、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。所謂李逢吉、令狐楚、李珣之徒，泛泛非素與游者，其冰炭低昂，未嘗有虛日。願樂天所得，豈不多哉。然吾猶有微恨，似未能全忘聲色杯酒之類，賞物太深，若猶有待而後遣者。故小蠻樊素，每見于歌詠，至甘露十家之禍，乃有當君白首同歸日，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，得非爲王涯發乎。覽之使人太息，空花妄想，初何所有，而況冤親相尋，繳繞何已。樂天不唯能外世，故固自以爲深得于佛氏，猶不能曠然一洗，電掃冰釋于無所有之地，習氣難除，至是要之，若飄瓦之擊虛舟之觸，莊周以爲至人之用心也，宜乎。

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寶。謂筆墨紙硯也。其實三耳。歙本不出筆。蓋出于宣州。自唐惟諸葛一姓世傳其業。治平嘉祐前有得諸葛筆者。率以爲珍玩。云一枝可敵它筆數枝。熙寧後世始用無心散卓筆。其風一變。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。于是浸不見貴。而家亦衰矣。歙州之三物。硯久無良材。所謂羅文周子者。不復見。惟龍尾石捍堅拒墨。與凡石無異。歐文忠作硯譜。推歙石在端石上。世多不然之。蓋各因所見爾。方文忠時。二地舊石尙多。豈公所有適歛之良。而端之不良者乎。紙則近歲取之者多。無復佳品。余素自不喜用。蓋不受墨。正與麻紙相反。雖用極濃墨。終不能作黑字。惟黃山松豐腴堅縝。與他州松不類。又多漆。古未有用漆煙者。三十年來。人始爲之。以松漬漆並燒。余大觀間。令墨工高慶和取煤于山。不復計其直。又嘗被命館三韓使人。得其貢墨。碎之。參以三之一。既成。潘張二谷陳瞻之徒皆不及。喪亂以來。雖素好事者。類不盡留意于諸物。余頃有端硯三四枚。奇甚。杭州兵亂亡之。慶和所作墨亦無遺。每用退墨硯磨不黑。滯筆墨。如以病目刺員御老鈍馬。世不留意墨者。多言未有不黑。何足多較。此正不然。黑者正難得。但未嘗細別之耳。不論古墨。惟近歲潘谷親造者黑。它如張谷。陳瞻。與潘使其徒造。以應人所求者。皆不黑也。寫字不黑。視之毫毫然。使人不快意。平生嗜好。屏除略盡。惟此物未能忘。數年來乞墨于人。無復如意。近有授余油煙墨法者。用麻油燃密室中。以一瓦覆其上。卽得煤極簡易。膠用常法。不多以外料參之。試其所作良佳。大抵麻油則黑。桐油則不黑。多以桐油賤。不復用麻油。故油煙無佳者。

宣和初有潘衡者。賣墨江西。自言嘗爲子瞻造墨海上。得其祕法。故人爭趨之。余在許昌。見子瞻齋子。因問其季子過。求其法。過大笑曰。先人安有法。在儻耳無聊。衡適來見。因使之別室爲煤。中夜遣火。幾焚廬。翌日煨爐中得煤數兩。而無膠法。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。不能挺。磊塊僅如指者數十。公亦絕倒。衡因是謝去。蓋後別自得法。借子瞻以行也。衡今在錢塘。竟以子瞻故。售墨價數倍于前。然衡墨自佳。亦由墨以得名。尤用功。可與九華朱僅上下也。

慶歷後。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。世莫敢有抗衡者。劉原甫雖出其後。以博學通經自許。文忠亦以是推之。作五代史新唐書。凡例多問春秋于原甫。及書梁入閣事之類。原甫卽爲剖析。辭辨風生。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。而原甫每深言經旨。文忠有不同。原甫間以諛語酬之。文忠久或不能平。原甫復忤韓魏公。終不得爲翰林學士。將死。戒其子弟無得遽出其集。曰。後百餘年。世好定。嘗有知我者。故買父次其集。藏之不肯出。私證曰。公是先生。貢父平生亦好諧謔。慢侮公卿。與王荊公素厚。坐是亦相失。及死。子弟次其文。亦私證曰。公非先生。原甫百七十五卷。貢父五十卷。

宣興善權張公兩洞。天下絕境也。壬子夏。余罷建康歸。大雨中枉道過之。張公洞有觀。訪其舊事。惟南唐李氏時碑。言張道陵嘗居爾。善權有成通八年。昭義軍節度使李蟻贖寺碑。蓋嘗廢于會昌中。蟻以己俸贖之。蟻自言太和中嘗于此親見白龍自洞中出。洞之勝處不可盡名。但恨通明處少。略行三十步。卽須乘火而後可見。大抵與張公洞相似。蟻嘗時藩鎮。名迹合見于史。而略無有。惟碑先載贖奏狀。後